

扫码听赵慧娟朗读版《家乡居处》

家乡居处

□徐秋芳



听那句话的时候,是个春天,校园里的杨树吐了枣子大的绿芽。一只风筝老高老高,在教学楼的上方定住不动。



讲古,奶奶总念叨太爷,念叨太爷快要没了的时候,攥着一把铜钱离开。哄我睡觉的时候念叨。帮我编鸡翅做毽子的时候念叨。串亲戚,道上踢出个铜钱,锈得没个样子,捡回来放在窗台上,补袜子,瞥见那钱,停了手,奶奶又念叨。

讲古,奶奶总念叨太爷,念叨太爷快要没了的时候,攥着一把铜钱离开。哄我睡觉的时候念叨。串亲戚,道上踢出个铜钱,锈得没个样子,捡回来放在窗台上,补袜子,瞥见那钱,停了手,奶奶又念叨。

1928年出生的奶奶,十九岁嫁给了爷爷,生了八个孩子,最大的赶年七十二。商量之后,家里人决定把奶奶送到老姑那边儿住些日子,子女们都乐意尽可能伺候好奶奶。老姑是她们四辈人中最小的。

奶奶九十多岁了,行动不大灵便,身边已经离不开人。开春儿,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屯儿,去往老姑家。老姑把奶奶接去那天,打电话和爸爸委屈:“妈到这儿了,喊一通儿,回家,一百岁也离不了,一百岁也离不了那个家……”老姑在电话那头说,爸在这头默默流眼泪。

奶奶进了老姑家,头一句话:“我寻思你们要把我扔后山上呢,到你这儿,也挺好。”话没落,咯咯的,自己笑喘了。

奶奶横着巴掌抹眼泪,笑的。老姑蹭着手背抹眼泪,疼自己的妈。那么大岁数的妈,从干不动活儿的那天起,就把自己看成了累赘——儿女们的累赘。

老姑照料老人十分周到,奶奶脸色红扑扑,人也胖了,腮上的褶子少了整整两道儿。老了就是老了,奶奶嘴里说的事儿和眼前站着的人常常弄拧了。半年前我去时,奶奶还能清晰地喊我的名字,半年后再见,奶奶在炕上歪着头儿端详了我好一会儿,还是没认出我。“来啦,坐吧。”拍着炕面,奶奶说。攥起奶奶的手。奶奶的手瘦了,小了,血管鼓凸着,一根儿一根儿爬在手背上。指甲修得挺好,甲缝里干干净净。指尖有点凉,手掌也不再那么温润好看,枯槁,只能用那个词形容这只操劳的手,形容这只仅剩一张皮包裹脂肪严重流失的手。

奶奶一生带过那么多孩子。我们这一辈儿,几乎都是奶奶带大的。那些时光好像是一眨眼间的事。窗棱间漏进的阳光里飘着灶烟,屋里弥漫着白米粥淡淡的糊味儿。“小秋芳起啊,咱们喝粥嘞。”奶奶从外间探进头,看着被窝里眼睛似睁不睁的我。我小时候好动,不愿在屋里久待,从不会说话起,就爹撒着胳膊往门外头指。妈和老姑说我冒话儿早,刚顶生日,嘴里嘟囔嘴里就不闲着,只有奶奶能听明白。奶奶背着我,陪着我说话儿,一条街又一条街,树的影子从奶奶的身上我的脸上滑过,太阳又大又热,那时候,奶奶的头发一定蹭着我的手脸,那时候的我一定有痒痒的感觉——要不,爹为何总说没进院就能听见我笑呢?眼睛对着眼睛,我就那样看着奶奶,试图从奶奶的眼睛里再找找那些滑过的树影,老高老高晃着亮叶的苘麻,道边土埋半截的破碾子,叮着蚯蚓追跑的鸡,“不中了,你瞅东院那老太太,走道那灵巧儿。”握拳敲着腿奶奶说。说一次,叹气一次,眼睛便浑浊一阵。

心静之始

□水森

有众人叫好。

△人过留名,同仁念好,犹如雁过留声,才有欣慰自豪!

三

△对事对人用不对心,倒如无所用心!

△正如对着不懂自己的人掏心掏肺,再怎么认真也是琴师乐人对人弹琴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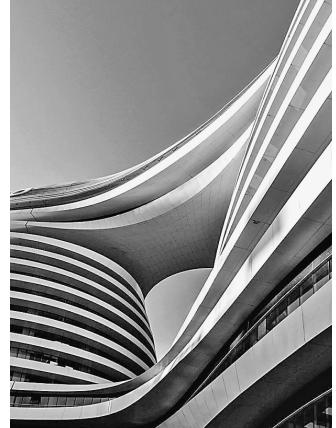
△整天把心思都用在那些谁是非、是有无、你来我往、孰轻孰重、你对他错之中,心态就永远不得宁静。

△不顺心时不怨天尤人,不顺利时要反躬自省。打消那些“都是别人的错”的念头,换成“都是我的错”的自省。反思之时,就是心静之时。

四

△人活一世一辈子,草木一年一更容。踏上漫漫人生路,从容走好每一步。不为宠辱变品性,不因顺逆改初衷!

随想录



△“山高先得日,水浅能容月”。登高望远,站在群山之巅,必须具有相应的站位与远见。

△“有位必有为,有为才有位”。身居要职,处在显赫位置,必须兼有相称的品行与才干。

△人活一世一辈子,草木一年一更容。踏上漫漫人生路,从容走好每一步。不为宠辱变品性,不因顺逆改初衷!

△目中有人,才有行路逍遥;眼里有活,才有做事牢靠;手上有关,才有自强骄傲;心间有爱,才

△世上本来没有现成的路,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

△人生从来没有成形的路,走的人再多也不是现成的路。

△面对贫穷,抱怨没有用,逃避又不可能,空想天上掉馅饼,早已背离了致富经。

△追求富裕,要鼓足勇气,要肯于卖力气,立足于自食其力,换来足食丰衣!

二

△地厚天高,凡俗人小。

△一个人不可能把每道靓丽的风景都揽入怀抱!

△属于自己的美景风骚务必抓牢,风光旖旎的人生风貌必须仔细观瞧——

△目中有人,才有行路逍遥;眼里有活,才有做事牢靠;手上有关,才有自强骄傲;心间有爱,才

老徐的风景

□朱宜尧



我突然被他问住了。琢磨半天说,还能谁,不就咱小区人吗?真要是进来坏人你有责任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刚出小区,老徐在给小轿车打气。很多人跟老徐开玩笑,逗老徐。

“你可真行啊!用气管子给小轿车打气?!”

“这不比换胎省事儿呀!你知道我背了多少年气管子?”

那人不吱声,等老徐回答。

“我背了十年,就放在后备箱。”

“那你用上过吗?”

“用过一次。”

这把围观人逗的,笑老徐,也佩服老徐。

老徐还在一下一下打,旁边看样是司机,离老徐最近。

“我再打一百下,给你,你再打几百下就妥了。”

那人有点不好意思:“我跟你也这么打了。”是啊,有几个人能用气管子打汽车的气呢?

老徐说:“那咋的!你们都跟我学就对了,要不这样,能在这个小区买房吗?”

这倒是让我想起老徐种种过往。

老徐就在小区住,姑娘刚结婚,也在这个小区,这小区好赖不济也是城中心,最贵的房子。姑娘的房是老徐买的,就在我家楼下,是二手房,装修时全是老徐操办,那时老徐还不是门卫。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寻思守家在地多好,虽不在一个门洞,但照顾起来还是很方便。

老徐闲不住,脑袋里跟人不一样,一脑袋金点子。我住在六单元,六单元有两个坐轮椅的,上下单元门的台阶实在不方便。老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水泥沙子,开始抹斜坡。我站在旁边看,想帮帮手,他说不用。还说,这辈子干了不少的工种,就是没当过

瓦匠,尽量抹平整吧,好心别办成坏事。抹完后,做个警示牌,然后铺了破布单子,说得养生。等拿上布单子一看,还真平整。有次老徐就站在门口看,说,这次没经验,这地方应该倒角。我笑了说,这就不错了,多亏你了。

有时在小区花坛闲聊,聊到老徐,都说老徐闺女这小两口享福了,住这小区,啥啥又都攀现成的。

老徐要是不在我家楼下装修,小区人不聊老徐,我还真不认识他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关注老徐,才知道老徐是小区名人。

开春时老徐给小区门卫室刷门脸儿,就一个人,休班也跟当班似的,当班的不好意思,也跟着磨蹭。老徐不急着刷,银粉金粉黑色刷液刷哈刷哈,刷完了,站在门口处发呆。我路过问他,瞅啥呢?

老徐说:“那咋的!你们都跟我就对了,要不这样,能在这个小区买房吗?”

老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涂料,黄褐色的,跟小区整体色泽还挺搭,一个粉刷匠就在门卫室的外墙处来来往往。一天半儿,刷完了,好像春天一下子就到来了,春风送了暖。看着真是舒心,美美的,谁见谁说老徐行。

老徐闲不住,脑袋里跟人不一样,一脑袋金点子。我住在六单元,六单元有两个坐轮椅的,上单元门的台阶实在不方便。老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水泥沙子,开始抹斜坡。我站在旁边看,想帮帮手,他说不用。还说,这辈子干了不少的工种,就是没当过

瓦匠,尽量抹平整吧,好心别办成坏事。抹完后,做个警示牌,然后铺了破布单子,说得养生。等拿上布单子一看,还真平整。有次老徐就站在门口看,说,这次没经验,这地方应该倒角。我笑了说,这就不错了,多亏你了。

早起阳光好出去遛弯,看见有人往小区门卫不远处搬花盆,说老徐,你帮我照看几天,我出差家里没人。老徐说,放着吧。你信着我就行。就是三五盆。等过了一段时间,花盆一溜儿,在花坛根处。我没事搭讪老徐,怎么这么?老徐说,看人拿出来了,都想拿。我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。

老徐媳妇气老徐,说把外面当家了,休班也不着家,吃饭也不回,这当了门卫,有第二个家咋的?老徐犯了瘾,天好就帮着小区的区修自行车,弄得满手是油,脸皮都堆着笑。有汗了,胳膊肘上一蹭,接着修。我卖呆儿,跟老徐闲聊,说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你?老徐说,你才来几年,是孩子上五中才搬的吧?我嗯了一声,接着看老徐修车。

这时有大爷大妈开不开单元门,平时孩子不在家他们不敢出屋,出了屋就进不去,就是我们六单元的。老徐领着二老,走到门口耐心教。大概有几遍了,老人终于学会了按密码,不住地感谢老徐。老人说,来这八年了,我那儿子也教过,教两遍就急眼了,气得我一直没学。老徐说,这回你会了吧!老徐声挺大,像喊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这几天,老徐修车,我说你不是让人告了吗,怎么还修?老徐噗嗤一下乐了,半天不说话。我也没事,就看老徐修。半天,老徐说,你猜,谁能告我?我突然被他问住了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老徐修完车,我也就走了。

老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涂料,黄褐色的,跟小区整体色泽还挺搭,一个粉刷匠就在门卫室的外墙处来来往往。一天半儿,刷完了,好像春天一下子就到来了,春风送了暖。看着真是舒心,美美的,谁见谁说老徐行。

老徐闲不住,脑袋里跟人不一样,一脑袋金点子。我住在六单元,六单元有两个坐轮椅的,上单元门的台阶实在不方便。老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水泥沙子,开始抹斜坡。我站在旁边看,想帮帮手,他说不用。还说,这辈子干了不少的工种,就是没当过

人家连连说好,说小徐好小徐好,喋喋不休地进了单元门。老人进了门,老伴也要试一试,就站在门外,老头在门里,听见门锁“叭”的一声,开了,说,太好了,我也会了。两人高兴得像孩子,搀扶着走进了电梯。

老徐叫徐啥,我一直不知道。

晚间去楼下听说老徐让人告了。老徐什么?说是老徐“不务正业”。还有比老徐更务正业的吗?说门卫成了修自行车的了,门卫就是门卫,打更的,整天修什么自行车?!就应该盯着来往的人,坏人进来咋办?!物业说了,老徐要尽量干自己的事儿,少管别人的事儿。可没几天,老徐“老毛病”又犯了,该修车修车,哪怕是小区外的,只要是找到老徐,老徐都帮帮手。

有天遛弯回来,见老徐还在修自行车,我说你不是让人告了吗,怎么还修?老徐噗嗤一下乐了,半天不说话。我也没事,就看老徐修。半天,老徐说,你猜,谁能告我?我突然被他问住了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老徐修完车,我也就走了。

老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涂料,黄褐色的,跟小区整体色泽还挺搭,一个粉刷匠就在门卫室的外墙处来来往往。一天半儿,刷完了,好像春天一下子就到来了,春风送了暖。看着真是舒心,美美的,谁见谁说老徐行。

老徐闲不住,脑袋里跟人不一样,一脑袋金点子。我住在六单元,六单元有两个坐轮椅的,上单元门的台阶实在不方便。老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水泥沙子,开始抹斜坡。我站在旁边看,想帮帮手,他说不用。还说,这辈子干了不少的工种,就是没当过

瓦匠,尽量抹平整吧,好心别办成坏事。抹完后,做个警示牌,然后铺了破布单子,说得养生。等拿上布单子一看,还真平整。有次老徐就站在门口看,说,这次没经验,这地方应该倒角。我笑了说,这就不错了,多亏你了。

早起阳光好出去遛弯,看见有人往小区门卫不远处搬花盆,说老徐,你帮我照看几天,我出差家里没人。老徐说,放着吧。你信着我就行。就是三五盆。等过了一段时间,花盆一溜儿,在花坛根处。我没事搭讪老徐,怎么这么?老徐说,看人拿出来了,都想拿。我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。

这时有大爷大妈开不开单元门,平时孩子不在家他们不敢出屋,出了屋就进不去,就是我们六单元的。老徐领着二老,走到门口耐心教。大概有几遍了,老人终于学会了按密码,不住地感谢老徐。老人说,来这八年了,我那儿子也教过,教两遍就急眼了,气得我一直没学。老徐说,这回你会了吧!老徐声挺大,像喊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老徐修完车,我也就走了。

老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涂料,黄褐色的,跟小区整体色泽还挺搭,一个粉刷匠就在门卫室的外墙处来来往往。一天半儿,刷完了,好像春天一下子就到来了,春风送了暖。看着真是舒心,美美的,谁见谁说老徐行。

老徐闲不住,脑袋里跟人不一样,一脑袋金点子。我住在六单元,六单元有两个坐轮椅的,上单元门的台阶实在不方便。老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水泥沙子,开始抹斜坡。我站在旁边看,想帮帮手,他说不用。还说,这辈子干了不少的工种,就是没当过

瓦匠,尽量抹平整吧,好心别办成坏事。抹完后,做个警示牌,然后铺了破布单子,说得养生。等拿上布单子一看,还真平整。有次老徐就站在门口看,说,这次没经验,这地方应该倒角。我笑了说,这就不错了,多亏你了。

早起阳光好出去遛弯,看见有人往小区门卫不远处搬花盆,说老徐,你帮我照看几天,我出差家里没人。老徐说,放着吧。你信着我就行。就是三五盆。等过了一段时间,花盆一溜儿,在花坛根处。我没事搭讪老徐,怎么这么?老徐说,看人拿出来了,都想拿。我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。

这时有大爷大妈开不开单元门,平时孩子不在家他们不敢出屋,出了屋就进不去,就是我们六单元的。老徐领着二老,走到门口耐心教。大概有几遍了,老人终于学会了按密码,不住地感谢老徐。老人说,来这八年了,我那儿子也教过,教两遍就急眼了,气得我一直没学。老徐说,这回你会了吧!老徐声挺大,像喊。老徐笑了,好像被投诉是件好事。

老徐修完车,我也就走了。

老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涂料,黄褐色的,跟小区整体色泽还挺搭,一个粉刷匠就在门卫室的外墙处来来往往。一天半儿,刷完了,好像春天一下子就到来了,春风送了暖。看着真是舒心,美美的,谁见谁说老徐行。

老徐闲不住,脑袋里跟人不一样,一脑袋金点子。我住在六单元,六单元有两个坐轮椅的,上单元门的台阶实在不方便。老徐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水泥沙子,开始抹斜坡。我站在旁边看,想帮帮手,他说不用。还说,这辈子干了不少的工种,